



【文化杂谈】

蒲松龄的芭蕉叶



□肖复兴

《翩翩》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篇故事，也是一个女狐的名字。比起《聊斋志异》中其他鬼魅的名字，如婴宁、青凤、莲香、聂小倩，翩翩更像现在女孩子的名字。《翩翩》一篇的现代性，先不经意地在这个名字里显现出来。

《翩翩》讲述的是一个浪子回头 的故事。如果仅仅是浪子回头，不过只是一个老套的故事，在话本小说里屡见不鲜。《翩翩》有意思的在于不仅是浪子回头，还有一些值得我们今天思味的东西。这便是带出的一点现代性。《聊斋志异》在很多老故事中蕴含着现代的元素，是蒲松龄不见得意识到的，是超越文本之上的，带有寓言的前瞻性。所以，《聊斋志异》可以常读常新。

所谓现代性，就是和我们今天的关联性。它不是滞留在过去，而是指向今天。就像一粒老莲子，可以萌发出今天的新芽；就像一个旧陶罐，可以盛放今天新榨的果汁或清新的泉水。这样的作品，便成为一面镜子，可以照见我们今天的世界和内心，而不是一面尘垢蒙面的青铜镜，只可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。

《翩翩》讲的是一个叫罗子浮的浪子，被翩翩搭救，用清溪水洗疮，用芭蕉叶做衣，又以不同树叶做成各种食物，在纯净的大自然中，让这个罗子浮得以重生。罗子浮刚刚恢复过来人样，就急不可耐地跑到翩翩的床前，腆着脸求同房共欢。翩翩骂他道：“轻薄儿，甫能安身，便生妄想。”他却说是“聊以报德”。敢言敢做，恬不知耻到这种地步，完全是现代某些人的一副嘴脸。这是罗子浮欲望难尽的第一次亮相。

第二次，来了另一位狐魅花城，和翩翩一样，也是花容月貌，罗子浮一见倾心，哪里禁得住这样的诱惑。吃饭时，果子落地，罗子浮弯腰捡拾时，趁机捏捏花城的脚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身上的衣服立刻变成了原来的芭蕉叶，难以遮体。他赶紧收敛，收回邪念，坐回原座，芭蕉叶又变成了衣服，遮挡住他的身体，也遮挡住他的害羞。劝酒时，罗子浮再一次春心荡漾难掩，忍不住挑逗地挠挠人家的手心。立刻，衣服又变成了芭蕉叶。他只好又收回邪念，于是，芭蕉叶又变成了衣服。芭蕉叶——翩翩——《聊斋志异》，在这里立起一面哈哈镜。

如此将罗子浮一次次打回原形，像坐过山车一

样颠簸，让罗子浮在花城面前洋相毕露，实在是既难堪又可笑，却将一个花心男子旧习难改、本性难移，又想拈花惹草，又怕露丑丢人，又要偷腥，还想遮掩，又想男盗女娼，还要道貌岸然，刻画得入木三分、淋漓尽致。

第三次亮相，是罗子浮禁不住人间的诱惑，想回家乡看看。翩翩一眼洞穿他的心思，直言他是“子有俗骨，绝非仙品”。便裁云为棉，剪叶做驴，让他回去。回到家乡，衣服立刻变成秋天的败叶，衣服里面的棉絮像蒸汽一样四散了，迅速将他打回原形，赤条条，哪儿来的哪儿去。最后，罗子浮重回旧地找翩翩，却已经是“黄叶满地，洞口路迷”。

《翩翩》的一头一尾巴，写得老套，都不精彩，不足一观。但是，掐头去尾留中段，罗子浮这三次亮相尤其是后两次借助芭蕉叶的亮相，写得确实精彩。设想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罗子浮，该如何铺排描写？只能用心理或魔幻，多费笔墨，还不如这样好笑且一针见血。便看出来还是蒲松龄厉害，蒲松龄的这把芭蕉叶厉害，比牛魔王的那把芭蕉扇还要厉害。牛魔王的那把芭蕉扇，面对的只是火焰山有形的大火；蒲松龄的这把芭蕉叶，面对的是人心中看不见却更加凶猛的欲火中烧。罗子浮内心的所有潜台词，内心之外所有堂而皇之的遮掩，都被这芭蕉叶剥离精光，让你感叹人世之外还有一个世界，将人性中种种丑陋的弱点、卑劣之处看得清清楚楚，并为你指点得明明白白。这个世界，在蒲松龄那里就是狐魅世界。在《翩翩》里，他让花妖鬼狐比人聪明可爱，他让芭蕉叶施展魔法。

读《翩翩》，可以连带读明人徐渭的剧本《四声猿》中的《翠乡梦》。讲的是和尚玉通持戒不坚，色戒被破，转世投胎成了女人，欲火纵燃，放虎出笼，引诱他人，最后堕落为妓女的故事。这个玉通，比罗子浮走得还远。罗子浮只是轻浮，玉通则是放纵，相同的一点是两人都透露出积习难改的人之劣根性。

两厢对读，会很有意思。《翠乡梦》和《翩翩》为同一坐标系的相对两极，均揭示了世事苍茫之中诱惑无所不在的醒世恒言。各种欲望下罗子浮和玉通花样迭出的竞赛，让我们感慨人世进化很大，人性变化不大，潜藏心底的种种轻浮丑陋卑劣乃至罪恶的欲望，让世人面临着醒心明性的考验。徐渭时代如此，蒲松龄时代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

□戴永夏

中秋刚过，重阳将至。如果说中秋是一个团圆节的话，那么重阳就是个健康节。它的许多习俗都与健康有关。

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，又称“重九节”“登高节”，其节俗主要有登高、佩茱萸和食菊。这些习俗的由来，古人曾归之于神话故事。据南朝梁人吴均《续齐谐记·重阳登高》记载：东汉时，汝南人桓景拜仙人费长房为师，学习道术。一天，费长房对桓景说，九月九日有大灾，你赶快叫家人缝制红色布袋，装上茱萸，绑在手臂上，并登山，饮菊花酒，以求免除灾祸。桓景听后立即照办，九月九这天全家登山，果然平安无事。晚上回到家中，却见鸡犬牛羊都暴死在庭院中。此后，每到九月九日，人们便将这些活动延续下来，以求免祸消灾。

限于古人的认知，最初重阳节俗多与迷信有关。然而透过这些迷信的外衣，我们会发现，重阳节的每项节俗活动都有益于除病强身，有一定的保健作用。

重阳节的主要习俗之一是登高。这一习俗，在汉代就已经流行。据中国最早的古都志《长安志》介绍，汉代京都长安郊外有一座高台，每到重阳节这天，京内士庶便纷纷登上高台，极目远望，游玩赏景。至唐代，人们登高的地方又改在长安东南的乐游原。这里地势高平宽敞，视野开阔。九月九日，京城长安的男女老少都来此登高赏景和被禳祭祀。

此后，重阳登高的地点更加广泛，可以到郊外登山，也可以在城内爬楼登塔。明代皇帝与皇亲们重阳登高的地方有御苑的万岁山、兔儿山和旋磨台。清代皇帝有时在禁苑登高，有时去香山登高，有时策马攀登塞外诸山……



不管在哪里登高，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健身运动。重阳节前后秋高气爽，秋色宜人，此时登高远望，能使人心胸开阔、心情舒畅。登高攀爬又是很好的有氧运动，对增强体力、提高免疫力等都大有裨益。

插茱萸也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。茱萸又名“越椒”“艾子”，属茜香科落叶小乔木，有山茱萸、吴茱萸、食茱萸之分，其味辛辣，香气浓郁，有驱虫除湿、逐风邪、治寒热、消积食、利五脏等功效。每年重阳佳节，民间流行采摘茱萸插在头上或佩戴在身上，认为可驱邪治病、抵御初寒，故又称茱萸为“辟邪翁”。这种佩插茱萸的风俗，在晋代就已经流行。晋代人周处在《风土记》中写道：“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。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，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，言辟恶气而御初寒。”到了唐代，此俗更盛。人们插茱萸除用于驱邪治病、增进

健康外，又增加了寄托离情、装饰美容、祝颂延年益寿等含义。诗人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写道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即描写了唐代重阳节插茱萸的习俗。诗中的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名句千古流传，几乎成了重阳节的代名词，故重阳节又称“茱萸节”。

除了以上两种习俗，重阳节更为重要也更为丰富的习俗是食菊。独立寒秋的菊花，在古人那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。菊花在仙道方家眼中是“延寿客”“不老草”。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就将菊花列为“上品”，说它“主诸风头眩，肿痛，目欲脱，泪出，皮肤死肌，恶风湿痹。久服利血气，轻身，耐劳，延年”。因此，古人重阳食菊对养生是很有益处的。食菊的方式，主要有饮菊花酒、食菊花糕等。

菊花酒是菊花杂和黍米酿成，味道香美醇厚，在古代被看作重阳必饮、祛灾祈福的“吉祥酒”。重阳节饮菊花酒，始于汉魏，盛于唐宋，延及明清，深为人们所喜爱。汉代刘歆的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：九月九日“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菊花（花）舒时，并采茎叶，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，始熟，就饮焉，故谓之菊华（花）酒”。晋人王韶之的《太清记》也说：“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、松脂（泡酒），久服之令人不老。”说饮菊花酒能使人长生不老，未免有些夸大，但它确有清热解毒、明目祛风、平肝疏肺、益阴滋肾的功效，所以明代医药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菊花酒具有“治头风，明耳目，去痿痹，消百病”的疗效，其保健作用十分明显。

菊花糕是重阳糕的一种，系用菊花跟面粉拌和蒸制的糕点。重阳节食重阳糕，也是重要的节俗。此俗始于魏晋，最早有庆祝秋粮丰收、喜尝新粮之意，之后才有了登高食糕、取其“步步登高”的吉祥之意。唐宋时吃重阳糕的习俗更加盛行。据记载，唐代女皇武则天曾命宫女采集百花和米捣碎，蒸制花糕，重阳节赏赐给众臣享用。宋代的重阳糕更为讲究。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曾记载京城临安（杭州）的重九之俗：“此日都人店肆，以糖面蒸糕，上以猪羊肉、鸭子为丝簇钉，插小彩旗，名曰‘重阳糕’。”有的重阳糕，就是单一的菊花糕。如宋人周密在《乾淳岁时记》中记载：“都人是日饮新酒，泛黄簪菊，且各以菊糕为馈，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。”到了明清，重阳糕简单了许多，只是普通麦面做饼，点缀枣栗，称为“花糕”。在济南等地，重阳节只食菊花糕。人们食糕的目的，也渐渐淡化了象征意义，而更重实际功用，那就是食菊花糕有益健康。

另外，重阳节还有喝菊花茶、睡菊花枕等习俗。过去民间有重阳节采集菊花做“菊枕”之俗，据说枕这样的枕头有祛头风、明眼目等功效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素有“收菊作枕”的习惯，他在《剑南诗稿》中写道：“余年二十时，尚作菊枕诗。采菊缝枕囊，余香满室生。”他的《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》诗亦云：“采得菊花做枕囊，曲屏深幌闷幽香。唤回四十三年梦，灯暗无人说断肠。”晚年时，陆游又写了一首《老态》诗，诗中曰：“头风便菊枕，足痹倚藜床。”陆游的这些诗句，进一步彰显了菊花的健身疗疾功效。

民俗是古人生活的缩影，有一些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重阳佳日，携三五好友，登高望远，观景览胜，诗酒唱酬，不也是一件有益身心健康的赏心乐事吗？